



古今事文類聚

續集  
十七之十九

X  
99  
51

逍遙文庫  
文庫 6  
28  
51









并食經中檢得是今所謂環餅也尚書故實書地作餅不可喫魏廬敏傳細如華山玉屑白似梁甫銀泥吳齊前記

**詩句**呼兒跪酒樽戒婦饌湯餅山谷槐夏莫問塗麥秋宜煮餅山谷

湯餅一盃銀線亂山谷羹蒿數筋玉簪橫山谷

**古今事實**

買餅即大售

漢宣帝微時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售漢書

胡餅成識

漢靈帝好胡餅京師皆食胡餅後董卓擁胡兵破京師之驗續漢書

賣餅逃難見避禍門

**逢仙進餅**

壺公者從遠方來賣藥常懸一壺于坐上每日入後跳入壺中費長房于樓上見之知非常也身為掃除并進餅公令長房同跳入壺但見樓觀五色重門閣道侍者數十人神仙傳

坦腹鬻餅

王羲之幼有風操郗虞卿選婿見羲之坦腹東牀鬻胡餅神色自若

惠餅充饑

王歡耽學貧窶或人惠蒸餅一顆以充一日妻子常有菜色

蒸餅拆十字

晉何曾位太宰性豪奢厨饌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



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不拆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  
下箸處人以小紙爲書者敕記室勿報其子邵亦有父風食必  
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

熱餅出汗

何晏字平叔美姿儀面絕白魏文帝疑其着粉後正夏日喚來  
與熱餅既噉之汗出隨以朱衣自拭色轉皎潔帝始信之

貨錢賣餅見商賈門

果蒸

齊明帝儉約太官進食有果蒸帝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片破之  
餘充晚食齊書

怒去餅緣

後周王罷鎮河東日嘗有臺使至爲設食使乃使聚去薄餅緣  
罷怒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農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  
是未饑命左右撤之使者大慙李英公爲相有鄉客過宅  
爲設食客去餅緣公責之客大慙南部新書

怒去餅皮

鄭澣以儉素自居尹河南召甥姪與之會食有蒸餅鄭孫去其  
皮而後食之澣大嗟怒謂曰皮之與中何以異也僕嘗病流俗  
驕侈自奉奈何輩浮甚於五侯家綺紈乳莫兒也耶因引手取  
所棄者鄭孫錯愕失據器而奉之澣盡食焉

袖包蒸胡

劉晏五鼓入朝時寒中路見賣蒸胡處熱氣騰輝使人買以袍



袖包裙褐底嚼之謂同列曰美不可言隋唐嘉話

籠餅縮葱

侯思正食籠餅必令縮葱加肉號縮葱侍郎今饅頭朝野僉載

古今文集

雜著

餅賦

晉東哲

禮仲春之月天子食麥而朝事之遵者麥為麵肉則諸饌不說  
餅然則雖云春麥而未有餅之作也其來近矣若夫安乾拒  
枚之倫糺耳狗后之屬劍業案成館在隨蠟或各生於里巷或  
法出乎殊俗二春之初陰陽交際寒氣既消溫不至熱于特享  
宴則饅頭宜設炎律方回純陽布暢服締飲水隨陰而涼此時

為餅莫若薄壯商風既厲大火西移鳥獸氈毛樹木疏枝肴饌  
尚溫則起溲可施玄冬猛寒清晨之會涕凍鼻中霜成口外充  
虛解戰湯餅為最然皆用之有時所適者也苟錯其次則不能  
斯善其可以適之達夏終歲常施四時從用無所不宜唯牢九  
乎爾乃重羅之麩丘于塵飛雪白黏筋筋膈滌液柔澤肉則羊  
膀承膏脂膚相半餅若繩首珠連散薑株葱本峯縷切判辛  
桂剉末椒蘭是伴和鹽漉鼓攪合糝亂於是火盛湯涌猛氣蒸  
作攘衣服振掌握擗俯搏麵彌離於指端手縈迴而交錯紛紛  
馥馥星分霄落籠無遺肉餅無流麵妹媮冽救薄而不綻雋雋  
和和腴色外見柔如春綿白若秋練氣敦鬱以揚布香飛散而  
遠通行人失涎於下風童僕空嚼而斜盼擊器者舐脣立待者



乾咽爾乃濯以玄醢鈔以象箸繁案纒投而輒盡庖人滲潭而促遽三籠之後轉更有次

莫曉其名

京師食店賣餛飩大書牌榜俚俗轉食從酸轉餛從隋有人云本家賣後叨不知何物也湯餅唐人謂之不飩今曰餛飩京哲餅賦有饅頭薄持起洩牢九惟饅頭名存而薄持起洩牢九莫曉何物薄持荀氏又曰薄夜亦莫知何物也湯餅濕麵也歸田錄

餅各有名

煮餅其來久矣按後漢梁異傳云進鴛加煮餅又齊高帝好食水引餅倦潯錄乃謂今人呼煮麩為湯餅誤矣余謂凡以麩為

食具者皆謂之餅故火燒而食者呼為燒餅水淪而食者呼為湯餅籠蒸而食者呼為蒸餅而饅頭謂之籠餅是也湘素雜記

餅為寒具

晉人飲食中有寒具者乃今環餅也桓玄嘗以書畫聚人觀之有食寒具者不濯手執書畫汚之自是不設雜詠集

古詩

楓葉冷淘

杜甫

青青高槐葉采掇付中厨新麵來近市汁滓宛相俱入鼎資過熟加飡愁欲無碧鮮俱照筋香飯兼有蘆徑齒冷於雪勸人投比珠願隨金轆鼻走置錦屠蘇路遠思恐泥興深終不渝獻芹則小小薦藻明區區萬里露寒殿開水清玉壺君王納涼晚此



味亦時須

# 鹽

羣書要語

鹽曰鹹

禮

潤下作鹹

書

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

河內謂之鹹

說文

夫鹽食肴之將

前食貨志

漉沙結白熬波出

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張融海賦

詩句調和進梅鹽

韓

姐豆羅醃鹽

荆公

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

三月食無鹽

坡

## 古今事實

禹貢鹽

禹青州厥貢鹽絺

傳說為鹽梅

高宗命傅說作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周立鹽官

周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司之鹽

周禮

王使周公閱來聘享有昌歆白黑形鹽薛曰國君文足昭也武  
可畏也則有備物之享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壘虎形以獻其  
功吾何以堪之

齊立鹽筴

齊威公問何以爲國管子曰惟官山海可耳海王之國謹立鹽  
筴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公乃使難之得成

齊威公問何以爲國

管子曰

惟官

山海

可耳



金萬斤

管海王論

吳王煮海

漢吳王濞東煮海水為鹽本傳

漢與牢盆

漢武帝財用匱竭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願募民因官器作鹽官與牢盆注牢盆者廩食也古名廩為牢盆者煮鹽盆也食貨志

喪不食鹽

齊崔慰祖喪父不食鹽母曰汝既無兄弟又未有子毀不滅性故當不進肴羞耳如何去鹽吾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之

唐始推鹽

初推鹽起於第五琦及劉晏代其任法愈精密官無遺利初歲入錢六十萬貫季年十倍而人無厭苦大曆末通計一歲征賦所入而鹽醴當天下大半之賦

古今文集

雜著

晉問

柳宗元

柳先生曰荷氏之鹽晉寶之大也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塍畦畝之交錯輪囷若稼若圃敞兮均均渙兮鱗鱗遷滿紛屬不知其垠俄然决源醴流交灌互澍若股若股委屈延布脉寫膏浸集濕滑泊彌高掩庫漫瓏見塊泱泱沒沒遠近混會抵值隄防漫瀛濶濶偃然成淵濶

事文類聚

卷之十七

六

柳宗元



焉成川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所以及神夜陰澆其  
 鹵密起孕靈富媪不愛其美無聲無形燦結迅詭迴眸一瞬積  
 雪百里晶晶幕幕蒼僂離析鍛圭椎瑩眩轉的皦乍似隕星及  
 地明滅相射冰裂雪碎寵從增益大者印纍小者珠剖湧者如  
 坻坳者如坳日晶熠煜螢駭電走巨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哀  
 歛合集舉而堆之皓皓乎懸圃之巍巍皦乎滌乎狂山太白之  
 淋漓駭變化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後駟騾牛馬之運西出秦  
 龍南過樊鄧北極燕代東逾周宋家獲作賊之利人被六氣之  
 用和餉兵食以征以貢其資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  
 是何如吳子曰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豈謂是耶雖然  
 此可以為利民矣而未為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安

其常而得其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已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  
 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  
 自利者是也

宋朝產鹽之地

鹽曰陝西解州解安邑兩池墾地為畦引水沃之水耗鹽成籍

鹽有二類引池而化者周官所謂監鹽也今謂之顆鹽或煮海  
 或煮井或王鹽而成者周官所謂散鹽也今謂之末鹽引池為  
 民給役謂之畦戶煮海為鹽曰京東河北淮南兩浙福建廣南  
 凡六路其煮鹽之地曰亭場民曰亭戶或謂鹽戶戶有鹽丁歲  
 課入官受錢或折租賦兩浙又役軍士煮焉煮井則川陝四路  
 大為監小為井監則置官井則募土民或役衙前王之煮鹽則  
 河東并州永利監凡顆塩末塩皆以五斤為斗長編青州塩出



於東海幽薊大向橫野有鹽池其鹽出於北海嶺南鹽出於南海劍南西川鹽出於井永康軍鹽出於崖井并州鹽出於池是為鹵地胡中鹽出於木又有出於石西夏鹽有池其鹽青會要

論邛州鹽井

邛州蒲江縣乃祥符中民王鸞所開自慶曆皇祐以來始創筒井用園方鑿山如筵大深者數十丈以巨竹去節牝牡相銜為井以隔橫入淡水則鹹水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水為桶無底而窺其上懸熟皮數寸出入水中氣自呼吸而啓閉之一筒致水數斗凡筒井皆用機械利之所在人無不知後漢書有水韋法惟蜀中治鐵用之大略似鹽井取水筒太子賢不識妄以意解非也東坡志林

論隆州及太寧鹽井

隆州井乃東漢張道陵所開曰狼毒井有毒龍藏井中及鹽神玉女二十為巫天師以道力驅出毒龍禁玉女於井下然後人獲鹹泉之利郡志隆州鹽井陰氣襲人入者輒死候雨入者則隨雨施工後人以木盤蒲中貯水底繫小竅醜水如雨點設於井上謂之雨盤終日不絕井幹於是沈筆談太寧之井鹹泉出於山竇間有如飛瀑民間分而引之朝野雜記

古詩

鹽商婦

白居易

鹽商婦多金帛不事田農與蠶績南北東西不與家風水為鄉船作宅本是揚州小家女嫁得江西大商客綠鬟偏雲金釵多



皓腕肥來銀釧窄前呼蒼頭後叱婢問爾因何得如此婚作鹽  
 商十五年不屬州縣屬太子每年鹽課納官時少入官家多入  
 私官家利薄私家厚鹽鐵尙書遠不知何况江頭魚米賤紅鱸  
 黃橙香稻飯飽食濃粧倚柁樓兩朶紅頰花欲綻鹽商婦有幸  
 嫁鹽商終朝美飲食終歲好衣裳好衣美食有來處亦須慚愧  
 桑弘羊桑弘羊死已久非獨漢朝今亦有

餽送部

餽遺

羣書要語以致稍餽周禮雜佩以贈之女曰鷄鳴投我以木瓜  
 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木瓜苞苴少儀嘉餽左傳小

夫之智不離苞苴卒牘列子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楚辭  
 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朱文公集  
 詩句折梅逢驛使聊贈一枝春陸凱寄范曄美人贈我錦綉段  
 何以報之青玉案 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 美  
 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張平子四愁

古今事實

贈以束帛

孔子遭程子於塗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家語

受餐及璧

晉公子重耳及曹倍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從者皆足以相  
 公子必反其國若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具首也



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餐臣無境外之交故用盤盤人見公于受餐左

受羹反錦

叔鮒欲求貨於衛淫蕩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雙貳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蕩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左

獻學衣

吳季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編帶子產就獻紵衣焉注吳地貴竊鄭地貴紵故各獻所貴襄二十九

十漿饋五

列子之齊中道而返遇伯昏瞀人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

惡乎驚曰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已驚曰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漿人之饋我者非實我贏也蓋貨我以自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乎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也子列

負暄獻君

宋有田父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隙室綿纈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當有厚賞也其室生息之曰昔人有美戎葵甘泉莖芹萍子對鄉豪稱之鄉豪取當之蠶於口憐於腹眾晒之列子楊朱

按列子所載止如此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云野人有快曝背而美芹子欲獻之至尊後世遂有獻芹之說實無



所出稻菽夜合而言之耳

饋米而受

後漢卓茂為密令人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茂問亭長從汝求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

戒勿受饋

王述家貧來試宛陵令頗受饋遺而修家具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耳述答曰足自當止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

對壘受藥

羊祜與吳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樂毅孔明不能過抗嘗病祜饋之藥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曰羊叔子豈醜

入者

物微意全

紀瞻帖云自昨信來今又益貧無以將意粉一耳所謂物微意全者也法帖

一味亦分

王羲之食有一味之其割而分之同上

饋遺不分

梁朱异姓名每四方饋遺財貨充積未嘗散施厨下珍羞腐爛每月嘗菓千數重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

誣以受贓

有布衣張子路上書言李泌之短德宗殺之謂泌曰朕皆得其



誣妄且云鄉受嚴震師子百枚計價一萬貫朕料必是沙糖師子山南地貧何處有許金又人家用一百箇金師子作何物試使人潛勘送沙糖使猶在城卿避嫌疑諸道寄茶及口味悉皆拆開將入此賊遂敢誣罔故處置之高士傳

饋瓜子金

宋太祖朝趙韓王普為相車駕因出忽幸其第時兩浙王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餅於韓王在廳下會車駕至倉卒出迎未屏也上顧見問何物韓王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令啓之皆滿貯瓜子金韓王惶恐頓首謝曰臣未敢書實不知若知之當秦聞而却之上笑云但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命謝而受之

獻楊梅仁

王凝字豐父守會稽重賈時方用事實苦脚氣或云楊梅仁可療是疾豐父哀五十石以獻之後擢待制再任不歷貼職徑登次對惟豐父一人揮塵錄

辭粟以下係不受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有道之士也子陽遺之粟列再拜而辭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列子

辭邑

魯子衣敝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魯子不受及復往往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為不受



魯子曰參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  
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說苑

辭裘

子思居於衛緼袍而無裘旬而九食甲子方聞之使人遺狐  
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入也如棄之子  
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及聞之妾與  
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仍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受  
也說苑

餽金不受 見饑送門

遺米不受 見米門

遺魚不受

公儀休相魯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何故不受  
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  
我魚者史記

受魚懸庭 見魚門

麾其梁肉

宋陶潛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  
餒有旨矣檀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

却其布練

陳姚察為吏部尚書有私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曰吾  
所衣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幸不煩耳此人遂請察屬  
色驅出



不以口腹累人

閔仲叔隱居不仕好食猪肝安邑令聞之令吏常給仲叔  
曰吾豈以口腹累人遂去安邑之沛高士傳

不受潤筆

帝貴之為尚書右丞長安中爭為碑誌若市買然太官卒其門  
如市至有喧競構致不由喪家是時裴均之子圖不朽於貫之  
縑帛萬匹貫之舉手曰寧餓死不苟取

辭封妾

唐宣宗舅鄭光鎮河中也封其妾為夫人不受表辭曰白屋同  
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上笑曰誰教阿舅  
作此好事

辭聘贈

曹修古者四御史之一也明道初因上言請太后還政請守與  
化暴死于室郡僚及鄉之賢者相與率錢十萬以贖其家修古  
有女始笄告其母曰先人忠節名聞天下今不幸身言謫死且  
君子不家於喪此錢決不可受以免我先人全德哭而不謝遣  
之送者固請一錢竟不受

辭田

張正議與种世衡善及持父喪世衡遺以汝州田十頃固辭不  
受使者在途而世衡已卒其子以父命不復受蕪廢者五十年  
元豐中郡守劉斐請以田給州學朝廷不許遂命還种氏

辭盤飧

事類彙編

卷之十七

十四



石徂徠介為舉子時讀書于南都時侍郎王濟聞其窮因餽客授以盤飧却而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

辭衣

橫浦幼年處學正當苦寒衣衾不備鄉里富人以襲衣為送者亦却不受曰士處貧苦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節抑則貪慾心生廉恥喪矣工夫何在

辭衣襪

劉祕丞道原家極貧然一文不妄取於人冬寒歸自洛陽時無衣具司馬溫公以一二衣襪及一貂襦賚之固辭強之乃受及至潁川悉封以及溫公曰於光不受於他人肯受乎

古今文集

雜著

送梅及鵝

吳人多謂梅子為曹公以其嘗望梅上冢也又謂鵝為右軍有一士人遺醋梅與燂鵝作書云錯漫曹公一斲湯燂右軍兩隻聊備一饌筆談

古詩

贈盧仝

韓愈

先生結髮憤俗徒閉門不出動一紀至今鄰僧乞米送僕忝縣令能不恥俸錢供給公私餘時致薄少助祭祀勸亦留守謁木尹言語纒及輒掩耳

揚州以土物寄少遊

蘇子瞻

蘇子瞻揚州以土物寄少遊



鮮鯽經年秘醃醃團臍紫蟹脂填腹後春尊出滑如酥先社薑  
牙肥勝肉臆子疊纒何足道點綴盤餐亦時欲淮南風俗事瓶  
罌方法相傳竟留畜且同千里寄鵝毛何用孜孜飲麋鹿

謝歐公贈絹

梅聖俞

昔公處貧我處困我無金玉可助公公既貴我尚窘公有緜  
帛周我窮古來朋儕義亦少子貢不顧顏淵空復聞樽孟最相  
善身仆道路哀妻僅

答黃生

陳無已

我無置錫君立壁春春作糜其勝蜜縹袍不受故人意樂餌者  
予曰樂與飽過客止肯為兒輩出割白鷺股何足難食鷓鴣肉  
未為失暮年五斗得千里不媿寒簷背朝日時先生以縹子贈

子故云

律詩

送牛尾狸與徐使君時大雪

蘇子瞻

風捲飛花自入帷一樽遙想破愁眉泥深厭聽鷄頭鶻酒淺欣  
嘗牛尾狸通印子魚猶帶骨註見廟門披綿黃雀謾多脂殷勤  
送去煩纖手為我磨刀削玉肌

詩話

送牛酥

宣和中有鄧其姓者守關中以牛酥百斤遺梁師成江子我端  
友作牛酥行云有客有客官長安牛酥百斤手自前倍道奔馳  
少師府望塵且欲迎歸軒守閣呼語不必出已有人居第一先



其多乃復倍於此。公頗顧視初怡然。昨朝所獻雖第一桶以淳  
添麗且堅。今君來遲數又少。青紙封題難勝前。持歸定斬遼東  
豕。奴乃明年起頭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十八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燈火部

燈 燈藥

羣書要語燈火也。燈燭燼曰施。似也切膏以明自煎漢書焚蘭

膏以繼膏。進學解金釭銜壁是為列錢。燈蓋列於室有似列

錢。班西都賦輝輝朱燼焔焔紅燄。庾信賦燼長宵久光青夜寒

同上

詩句含光似燭龍。謝朓夢覺燈生輝。謝朓燈殘猶未滅。將盡更

詩句



舍輝紀少喻頭白燈明裏何須花燼繁燈花何太喜酒緣正

相親杜燈影照無寢杜燈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韓夜擁羣幙

張紅燈歐

古今事實

燈花占瑞

樊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受命於天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曰  
目矚得酒食燈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  
小既有徵大亦宜然西京雜記

豹隨鳳膏

武帝既耽於靈恠嘗得丹豹之髓白鳳之膏磨青錫為屑以純  
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火光不滅有雙蛾如蜂赴侍者舉

麟鬚之拂以驅之洞冥記

燃燈宮中

漢武帝祈王母於宮中燃九光之燃內傳

遍嫁燃燈見婚嫁門

燈下鬼現

稽中散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尺餘單衣  
葦帶稽視之既孰吹其燈滅曰吾耻與鬼魅爭光

衣帶炷燈

皇甫無逸為益州長史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  
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為炷其耿介如此

推油禁松明



唐昭宗時財用窘乏李茂正令推油以助軍須俄有司言官油沽賣不行多為松明攪奪之行禁止蓋民間燃松明為燈故也優人張廷範曰更有一利便可并月明禁之茂正大笑松明之禁遂止易齋語林

掌中可照

佛圖澄預知劉曜之敗令童子潔齋七日取麻油合燕支躬自研於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背以朱條縛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勒甚悅遂赴洛拒曜生擒之晉書藝術傳

燃燈密室

置燈帳中並見勤學門

作鴈足燈

係燈檠

黃山谷與堯伯舟書云欲作錫燈檠一枚高七寸盤潤六寸足作三鴈足不須高受蓋圍徑二寸半蓋面三寸著蓋傷作小圈如鴈股屈之鴈足燈漢宣帝上林中燈制度極佳云今士大夫家有之

古今文集

雜著

長明燈頌

高邁

離婁之目處闇室或不能觀燈處之皎如也澄公之掌在玄夜或不能照燈在之了如也故太雄氏以方便力救黑暗界藉其光誘其人佛所以有燃燈名法所以有傳燈義大抵長明燈是



其蘊乎。夫日主晝太陽之精中則具具則沒我長明燈不沒月  
主夜太陰之精滿則虧虧則盡我長明燈不盡日月尚爾况小  
光小明哉要自積苦為海舉足見溺積邪為山舉足見礙竟不  
能髮鬚之或髮鬚之不克成就之豈之可為長歎我邑中有後  
傑至此燃燈精進成就於寶融寺藏經院且夫蘭炷焚火吾見  
其盛未見其微也鐵盆盛膏吾見其增未見其減也一籠而四  
時長花滿室而終歲不夜人見之一作禮眼蒙利再作禮心蒙  
美眼目相照了內外由是洞徹然則終日見燈未嘗見燈終日  
不見燈未嘗不見燈夫達觀者乃如是也意者不獨如此直上  
照一天二天乃至三十三天無門不開恒沙善人由茲而入直  
下照一地二地乃至二十八地有獄皆開多劫罪人由茲而出

若然者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可思量耶我長明燈實相功  
德亦復如是邁三數年內願銘頌之間追賤事未稱斯文一朝  
染目疾朦朧不自審從何得也遂夢神人語邁曰子於長明燈  
其有負乎邁應聲而起起而作頌明日目愈頌曰  
見外燈長明見內燈長明萬惡自光中滅萬善自光中生不見  
一燈百千萬億燈乃至於無窮不見一人百千萬億人歸之於  
大同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弟子作頌允執厥中

燈花讚

宋白

灼灼燈華耿耿秋夕人愛其才我愛其容  
律詩

燈花

梅聖俞



灼灼生寒燼終朝照席明從教占有驗燃滅本無情

燈花

韓愈

今夕知何夕花燃錦帳中自能當雪暖那肯待春紅  
囊裏排銀粟釵頭綴玉蟲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翁

詠燈

石曼卿

迴鱗抱雙帶倒鳳吐丹榮水宇寒生暈風疏動有聲  
燼垂金蕋細影透玉荷清半帳依東壁誰人夢不成

讀書燈

張商英

小籠踈四面明紙罩冰燈自小共寒熱相親如友明  
舊書曾近照新燭莫相憎幾為吟詩苦留光到夙興

南唐烈祖在徐温家作燈詩云

一點分明直萬金開時惟怕冷風侵主人若也勤挑撥敢自  
煎不盡心古今詩話

寒燈

楊廷秀

老禪都眼我獨醒寒燈半點伴三更  
雙花忽作蜻蜓眼孤燭仍懸玉膽瓶

燈

韓偓

分影由來恨不同綠窗孤館兩何窮  
榮煙短焰長疑暗零落殘花旋委空  
幾處隔簾愁夜雨誰家當戶怯秋風  
墓前明滅無多重曾比人生一世中

長明燈

羅隱

破暗長明世代深烟和香氣兩沉沉  
不知初點人何在祇見當



年火至今曉似紅蓮開  
沿面夜如寒月鎮潭心  
孤光自有龍神護  
雀戲蛾飛不敢侵  
古詩係燈檠

短檠歌

韓愈

長檠八尺空自長  
短檠二尺便見光  
黃簾綠幕朱戶閉  
風露氣入秋堂涼  
裁衣寄遠深眼暗  
搔頭頻挑移近床  
太學儒生東魯客  
二十餘家來射策  
夜書細字綴語言  
兩自昏頭雪白時  
提筆當繁前看書  
到曉那能眠  
一朝富貴還自恣  
長檠高張照珠翠  
呼嗟世事無不然  
墻角君看短檠棄

詩話

燈檠精

宋替為甘陵巡檢故人趙當訓其子弟忽見某婦人立燈下唱  
曰郎行人不歸妾心傷亦苦  
低迷羅箔風泣甚西窗雨  
遂滅燈趨趙就寢曰妾本東方人  
鬻身彭城郡今郎觀光上國  
孤眠暗室故來相伴明夜又來唱曰  
自別來音信杳相思瘦得肌膚  
小秋夜迢迢更漏長  
守盡寒燈天未曉  
後又曰獨倚朱扉翠黛  
墜傷嗟良夜暫相親  
如今且伴才郎宿  
應為才郎喪此身  
諸生怪趙精神恍惚具告其父  
潛往觀焉見一婦人唱曰  
向晚臨鸞拂黛看紅天  
艷浴照羅幃不辭夜夜偷相訪  
只恐旁人又得知  
宋大呼遽入以手抱之甚細視之乃一燈檠耳焚之雲齊廣錄

燭

燭蛾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王曰人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羣臣皆絕去冠纓然後上燭司馬處戰略

不欺闇室

顏叔子魯獨居一室夜大雨比屋舍崩有一女投之叔子令女執燭燭盡乃破屋柱續至明不貳史

鑿壁讀書見勤學門

不燃官燭

巴祗為揚州刺史與客坐闇暝之中不燃官燭謝承後漢書

阿奴火攻見兄弟門

刻燭賦詩見詩門

以蠟燭炊

石季倫以蠟燭炊王愷以飴糖澳金並世說

燃燭弈棋

後魏甄琛舉秀才入都常以奕棋通夜不止手下蒼頭奴常令執燭或時睡則加杖奴不勝痛楚乃曰郎君若為讀書執燭不敢辭罪今博奕是何事也琛大慙遂研習經史

蠟淚採紙

柳公權充翰林侍書學士每玉堂召對繼之燭見跋語猶未盡宮人以蠟淚採紙繼之

金蓮炬

令依絢為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以金蓮花炬送還院吏皆驚



燭奴

申王以龍檀木刻童子綠衣束帶每遇夜集列執畫燭謂之燭奴天寶遺事

燭圍

楊國忠每宴便每婢執一燭四行立呼為燭圍開元遺事

造十圍燭

五代淮南楊渥居喪晝夜酣飲作樂然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世說

火城

宋時京師每歲正旦曉漏以前宰相三司使大金吾皆以糞燭百炬擁馬方布象城謂之火城仍雜以衣繡鳴珂煌耀街陌如

逢宰相即諸司火城悉皆撲滅國史補

執燭燃鬚見德皇門

燃燭燃油

鄧州花蠟燭云是寇萊公法公自少富貴不點油燈雖廁溷間燭淚成堆杜祁公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與客相對三公皆名臣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亦可為戒歸田錄

感蛾赴燭係蛾

宋傅亮以少帝失德內懷憂憤直宿禁中睹夜蛾赴燭作感物賦以寄意焉

古今文集

事文類聚

卷之二十八



雜著

燭銘

傅玄

煌煌并燭，焰焰飛光。取則龍景，擬象扶桑。照彼玄夜，炳若朝陽。焚形監世，無隱不彰。

律詩

蠟燭

孫明復

六龍西走入崦嵫，寂寂華堂漏轉時。一寸丹心如見用，便為灰燼亦無辭。

蠟燭

鄭谷

仙漏迢迢出建章，宮簾不動透清光。金闈露白新裁詔，畫閣春紅正試粧。淚滴盃盤何所恨，燼飄蘭麝暗和香。多情更有分明

處，照得歌塵下燕梁。

古詩 係燭蛾

燭蛾

孟郊

燈明雙舞蛾，厭生何太切。相爾飛來心，要明不與滅。天若百尺高，應去掩明月。

燭蛾

賀方回

鬼蛾來翩翩，慕此堂上燭。附炎竟向功，自取焚如酷。感彼萬動微，保生在無欲。不見青林蟬，飲風聊自足。

火蛾

陳去非

陽光不照臨，積陰生此類。非無惜死心，素有賊明意。粉穿紅焰焦，翅撲蘭膏沸。為爾一傷嗟，自棄非天棄。

詩文類聚續集

卷之十八

九



# 火

**羣書要語** 燠，蒸火也。煨，盆中火也。燂，火飛也。燠，火光也。說文火

化物也。亦燬也。物入即皆毀而壞也。釋名五行二曰火。火曰炎

上炎。上作苦。洪範司烜氏以陽燧取火於日。周禮司燿掌火之

政令。季春出火。季秋納火。周禮燥萬物者，真燠平火。易火者陽

之精。春秋考異火之精，宋無忌。白澤圖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

火無弗與者。孟子

**詩句** 鄰火夜深明。杜明燃林中薪。杜花光漸寒，食米燧催國火。

山谷

## 古今事實

### 初作燧火

古者茹毛飲血，燧人氏初作燧火。人始燔炙。誰周古史考燧人始鑽

木取火。春取榆柳，夏取杏棗，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檀，冬取柶檀。

或問四時取火何為？季夏又取一畚曰土旺於未，故再取

之。土寄旺於四季，每季皆十八日，是四箇十八日計七十

二日。其他四行分四時亦各七十二日，共湊成三百六十

日。朱語錄

### 以火紀官

參帝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各。左

火流為鳥。

武王既渡河，有火自上復下，至于王屋，流為鳥，其色赤。

事物紀原

卷之十八

十



構火狐鳴

陳勝吳廣夜構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里母束緼

曹參為齊相請蒯通為客初齊王田榮畔項羽劫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及榮敗二人醜之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何不通之於相國乎通曰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而逐之婦過所善者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即束緼也亂麻也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大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遂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譚說之士也束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物有相類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適見相國曰煩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豨居守寡

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里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禮之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為上賈通傳

火術不焚身

異人姚光有火術令吳王積荻千束火焚荻了盡光恬坐灰中振衣而起神仙傳

撥爐中火

百丈謂瀟山曰汝撥爐中有火否師撥云無火百丈躬起深撥得火舉以示之云此不是火師發悟禮謝傳燈錄

古今文集

雜著



火賦

晉潘尼

覽天人之至周嘉火德之為貴含天陽之靈暉體淳剛之正氣  
先聖仰觀通神悟靈窮物盡數研幾至精鑄燧改火陶冶羣形  
協和五味革變羶腥爾乃狄牙典膳百品既陳和羹酉醪白酒  
醲醇烹飪煮臠灼龜臠鱗若乃流金化石鑠鐵融銅造製戎器  
以戒不恭砥鍊兵械整飾軍容四海康火邊境無寇韜弓戢劍  
解甲釋胄銷鏑為耒鑿戈為耨戰士反於耕農戎馬放乎郊外  
及至焚野燎原陸火赫蕤林木摧拉沙粒並糜騰光絕覽雲散  
霓披去若風驅疾若電逝紛綸紆轉倏忽橫厲震響達乎八冥  
流光燭乎四裔

古詩

夜燒松明火

蘇子瞻

歲暮風雨交客舍庚薄寒夜燒松明火照室紅龍鸞快燭初煌  
煌燁燁柏團團幽人忽富貴綿帳芬椒蘭珠煤綴屋角香儲流  
銅盤坐看十八公俯仰灰燼殘齊奴朝饜蠟萊公夜長歎海康  
無此物燭盡更未闌

火災

羣書曼語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  
周禮有焚先人之廟者則哭三日禮記火災岷岡玉石俱焚尚  
書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通其猶可撲滅尚書俗云城門失火  
殃及池魚舊說宋城門失火自汲取池中之水而空竭魚池也



**詩句** 玉石火炎灰韓連航一炬燒坡上堂就焚蕪山谷存身且劫灰山谷冠美散為煙霧盡李連屋累棟燒成灰韓

**古今事實**

宣榭火

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宣十六

柏梁災

哀二年司鐸火火踰公宮柏梁災百官宮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幙魯攸從之

救火者賞

魯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向恐燒國哀公自將眾趨救火人盡逐

獸而火不救及仲尼下令曰不救火而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徧火遂救矣韓非子越王思報吳冬則抱冰夏則抱火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可乎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民莫救火乃下令曰民之救火而死者比死敵之賞民之塗其體被濡衣走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

火災而哭

成三年新宮災三日哭注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示廟親之神靈所馮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

穰回祿

鄭子產禳火於玄冥回祿注玄冥水神回祿火神也左昭十八



為火備

襄九年春宋災樂善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涂大屋陳脊揭具練生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左其司向戍討左亦如之使樂遊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鄭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軍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冷司宮巷伯徹宮一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千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閔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彙必始於火是

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襄公九

占災不驗

昭十八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于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爾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火焚藏室

晉平公藏貨之臺燒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八公子晏東帛而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困庾今百姓乏於外而賦斂無已昔桀紂殘賊為天下戮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此是君之福也韓詩外傳



廐焚不問馬見馬門

照燕窠延火

秦始皇時吳宮吏以火照燕窠因燒吳宮六帖

焚秦宮室

項王西入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焚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故杜牧

阿房宮賦曰楚人一炬可憐焦土

火災不憂見救荒門

曲突徙薪見竈門

起屋厭災

漢栢梁殿焚粵人勇之言粵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起作建章宮千門萬戶郊祀志

巽酒救火

樂巴為尚書郎王朝大會巴獨後到得酒不飲西南巽之有司奏巴大不敬巴謝曰臣本縣成都失火故巽酒以為雨後成都奏火得雨而滅雨中作酒氣也本傳郭慮從南郊舍酒東北三巽曰齊失火以厭之後齊果上火災汝南先賢傳樊英隱於臺山嘗有黑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成都市火甚盛因令泉西北漱之乃令記其日後有從蜀來者云是日大火黑雲平且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

隆雨滅火

劉昆除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隆雨止風帝問及風滅火虎北渡河何致此昆曰偶然帝曰此長者之言



也本傳

失火救棺

鄧暉為長沙有義士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火起及初舍棺不可移初冒火伏棺上會火滅東觀漢記劉殷曾祖母柩在殯西鄰失火風颺甚盛殷夫婦叩殯火災遂越燒東家前趙錄

積油生火

積油萬匹則自然生火泰始中武庫火積油所致也博物志

火災償失

梁鴻牧豕長安上林苑中失火延人家問所燒物悉推豕償之其主言少鴻願以身作躬執其勤

民安夜作

康范為蜀郡成都地迫屋狹百姓夜作以供衣食又禁火民復散之失火者日屬范令夜作但使儲水百姓皆悅

夢馬拍手

馬與平問索紘曰我昨夜夢舍馬無數十人向馬拍手何也紘曰馬者火也舞為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步歸而火起

火焚故寶

張華為司空武庫火華懼趙王倫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王莽頭孔子履盡焚見漢高斬蛇劍穿屋而飛晉書

因火知量

晉王獻之與父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不遑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齊褚彥回宅失火煙爛甚逼



左右驚擾，彥回神色怡然，索輿徐去。

烈頌赴火

梁姑姑其室失火，兄子與二子在內，欲取兄子，輒得其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曰：梁豈可戶告人，曉耶？被不義之名，何面見兄弟國人哉？遂赴火而死。列女傳

疑為人所焚

齊沈冲吳興人，與兄淡深並歷御史中丞，被按裁者多怨冲。母在東鄰家，失火疑為人所焚，大呼曰：我三兒皆御史中丞，豈有善者方恐肌分骨散，何但焚如故論者曰：沈母致慎中丞，其戒深矣。

臺官不救火

太和二年，昭德寺火，延禁中，官人死者數百人。宰相兩省官京兆尹樞密皆集，日華門督神策軍救火，獨御史府不至。溫造自劾曰：臺官擊賊，恐人緣以為姦。

州多火災

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為大火所迫。既足出壞墻壁，入牖僅免燔灼。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柳文

祝融陰相

柳子厚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云：僕始聞而疑，終乃大喜。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一出口，則嗤嗤以為得重賂。今乃幸為天火之所滌蕩，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乃可以顯白而不污，其實出矣。是祝融回



祿之相吾子也 柳文

不焚儒家

黃巢圍福州過崇文館黃璞家令曰此儒者家滅炬弗焚

天降火災

糜竺嘗從洛歸未至家數十里見路次有好新婦從竺求寄載行三十餘里新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去當往燒海東糜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請之曰不可不得不燒君快去我緩來日中必火發竺乃急行達家便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搜神記

宋初火禁嚴

宋太祖時內酒坊火悉以監管而下數十人棄市遺火卒縛投火中自是諸司莫不整肅 楊公談苑

奸民縱火

時金陵多火災居者不安垂崖公廉知皆奸民所為潛捕得之乃命先折其脛斬之以徇火患遂息 神道碑

古今文集

雜著

逐畢方文

柳宗元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日夜數十發少尙五六發過二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無安處老弱惜死晨不舉瞑不燭皆列坐屋上左右視罷不得休蓋類物之為者訛言相驚云有怪鳥莫實其狀山海經云童義之山有鳥如鶴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火若今火者其可謂譌歟而又有怪鳥



傳者其畢方與遂邑中狀而圖之禳而除之為之文而逐之曰  
 后皇庇入今敬授羣材大施棟宇兮小蔽草萊各有彼宅兮時  
 闔而開火實為用兮化食生財胡今茲之怪戾兮日十藝而窮  
 災朝儲清以聯遂兮夕蕩覆而為灰焚傷羸老兮灰死童孩呼  
 號隳突兮戶駭人哀祖夫狂走兮倏忽往來鬱攸孽巢剝兮混  
 合恢台民氣不舒兮僵踣顛頽休歎息燎兮不伏煨燂門堯晦  
 黑兮啟伺奸回若墜之天兮若生之鬼令行不訛兮國恐盪已  
 問之禹書畢方是崇嗟爾畢方兮胡肆其志皇皇聰明兮念此  
 下地災皇所愛兮慘死無貳幽形扇毒兮陰險詭異汝今不懲  
 今衆怨咸至皇斯震怒兮殄絕汝類祝融悔禍兮回祿屏氣大  
 陰施威兮玄冥行事汝雖赤其文隻其趾呈工術巧莫救汝死

黠知亟去兮愚乃止此高飛兮翱翔遠伏兮無傷海之南兮天  
 之裔汝優游兮可卒歲皇不怒兮永汝世日之良兮今速折急  
 急如律令

京師火禁嚴

京師火禁甚嚴將夜分即滅燭故士庶家凡有醮祭者必先關  
 廂更以其焚楮幣在中夕之後也至和嘉祐之間狄武襄為樞  
 使一夕夜醮而勾當人偶失告報中夕驟有火光探卒馳白廂  
 主又報開封知府到宅則火滅久矣翊日都下盛傳狄相公家  
 有光怪燭天者時劉敞為知制誥聞之語權知開封府王素曰  
 昔朱全忠居午溝夜光怪出屋鄰里謂失火而往救則無之今  
 日之異得無類此此語喧於播紳間狄不自安遽乞陳州遂薨



於鎮而夜醮之事竟無人為辨之者東軒

奏罷營繕頌災

玉清昭應宮災守衛者皆坐繫御史獄王又康公上疏曰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為桓僖親盡當毀者也遼東高廟及高園便殿災董仲舒以為高廟不當居郡國便殿不當居鄰房故災魏崇華殿災高堂隆以為天以臺榭宮室為戒宜罷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災今所建宮不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仁宗與太后感悟遂薄守衛者罪已而詔以不復繕修諭天下言行錄

跋詞科舊彙後

周子充

紹興丙午四月予任行在和劑局門官所居在淅沙坑與運屬

王某其席屋數椽動息相聞王夜奏圓其婢插紙燈于壁火然而走延燒首及于家生計一空而周某為著作佐郎亦預焉其從叔某執法殿中而馮某為監察御史宰相欲媚其從叔某張大其事以為周某地自三省樞密院至三衙皆致銀絹未閱月遷著作郎隨擢起居舍人時臨安帥韓某知火自王氏以其為馮某妻弟不敢問執予小童抑使伏辜於是有所謂必大放罷朝士多勸予訟竟力既不敵又前占卦影明言財傷官磨豆復尤入徑叅部授福州永福簿外舅力勉予試詞科偶中選授金陵教授其後忝歷清貴實基于此乃知事皆前定人力何有因書詞科舊彙後為安分不爭者之勸

古詩



武陵觀火

劉禹錫

楚鄉祝融分炎火常為虞是時直突煙發自晨炊徒育風扇其  
威白晝曠陽鳥操練不暇汲循情寧避踰怒如列缺光迅與焚  
輸俱聯延淹四達赫奕成洪爐洵疑雲壽飀颯若鬼神趨當前  
迎燄施是物同膏腴金烏入梵夫赤龍遊玄都騰烟透窻戶飛  
焰生藥爐火山摧半空星雨灑中衢瑤壇被髮漆寶樹攢珊瑚  
花縣與琴焦旗亭無酒濡市人委百貨邑令遺雙鳧餘勢下隈  
隩長烟烘舳舻吹炎照冰府炎浪愁天吳火罷雲日晚心驚視  
聽殊高灰辨廩使黑土連闐闐眾燼合日星羅遊氛燥人膚厚地  
藏宿執蓬林呈驟枯火德資生人庸可一日無御之失其道歎  
石彌天隅晉庫走龍劍吳宮傷燕雛五行五沴氣先哲垂干莫

宋鄭同日起時嘗賢大夫無奇自可樂項惠非所圖賢守恤人  
瘼臨烟駐驪駒弔傷色慘怛言失辭劬愉下令蠲里布指期輕  
市租閉垣適未立苦蓋自相娛山水行剪伐江泥沮瑾塗魯臣  
不必葺何用徵越巫

雲龍山觀燒得雲字

蘇子瞻

丁女真水妃左昭九年汪火水故為之妃寒山便火耘隙霜知已殺垆戶聽  
初焚束縵方熠燿敲石俄氣氤落點甘泉烽橫烟楚塞氛窮蛇  
上喬木潛蛟躡浮雲驚飛隨傷鳩狂走迷癡鷹谷蟄起蜩燕山  
妖竈變瓊野竹爆哀聲幽桂飄兔芬悲同秋照蟹快若夏燎蚊  
火牛入燕壘燧象奔吳軍崩騰井陘口萬馬皆朱憤搖曳驪山  
陰諸姨爛紅裙方隨長風捲忽值絕澗分我本山中人君見匪



獨聞偶從一二子來訪張隱君君家亦何有物衆移朝曛把酒  
看飛燼空庭落續紛行觀農事起畦隴如禩紋細雨發春蔬嚴  
霜倒秋蕒始知一炬力洗盡狐兔羣

律詩

燒

劉彥冲

惹草熒熒焰隨風烈烈聲欲臨積澗斷心上晚峯明蹉跎無滑  
迹蒙茸有怒生尚餘飛燼暖培耔及春耕

火後借居君子亭

陳去非

祝融回祿意佳哉挽我梅花樹下來一夜東風不知借月明蒲  
樹十分開

火後問舍至城南有感

陳去非

竟傷瓦礫滿曾遊尚想奔烟萬馬適遂替胡兒作正月絕知回  
祿相巴丘書生性命驚頻試客子茅茨費屢謀唯有君山故窳  
窳二眉晴綠向人浮

詩話

唐火禁嚴

費昶云唐火禁嚴甚罪抵死元微之連昌宮詞叙竄念奴事云  
須臾負得又連催特敕街中許燃燭街中燃燭亦常事至特敕  
乃許則火禁之嚴可知然吳元濟拒命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燃  
燭裴晉公既平蔡遂弛其禁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  
之樂而中朝之法亦嚴不知裴公弛禁之後當時又何以處此  
哉



薪

羣書要語

薪之標之

械樸

以薪以蒸

**注**

大曰薪小曰蒸

無羊析

薪如何匪谷不克

伐柯

問士之子長幼

長曰能負薪幼曰未能

負薪

曲禮

厥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詩句破甑生薪

坡

稚子松間拾墮糶

荆公

旋斫生松帶葉燒

楫拙木頭也

說文

古今事實

被裘採薪

季札去徐而歸行道逢男子五月被裘採薪於道旁有委金季札見之謂薪者日子來取此金薪者曰君舉止何高視何下也五月被裘採薪寧是拾金者乎 吳越春秋

薪貴於桂

見謂見門

擔薪誦書

先買臣擔東薪行且誦書妻羞之求去

後薪居上

汲黯謂武帝曰陛下之於羣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

抱薪焚火

見板門

求薪急歸

蔡順性至孝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至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恐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

能辨勞薪



荀勗在晉武帝坐賜食荀進飯即謂坐人曰此乃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帝密遣問外答云實是故車脚

供薪水 見奴僕門

撤屋而炊

梁阮孝緒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鄰人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室唯有一林竹樹環繞

燃薪誦書 見勤學門

古今文集

雜著

積薪賦 并序

李德裕

此郡巖壑重複榛林鬱成樵採之子未嘗輟音往往沿流而下

詣予求售予因積薪于庭切有所歎乃為積薪賦

邈崖居之幽遠有楚澤之放臣方絕學以自爨誠未暇於披榛悲顏子之飯煤感萊蕪之生塵時束藴以請火訪蓬茨於善鄰乃遇樵客雜卉水濱予訊之曰樵採賤業常棲隱淪詩既嘉於列楚傳亦歎於析薪爾豈延瀨之客不取金而且食豈叔敖之子以好廉而苦辛何乃負檐不已其生實勤客顧予而歎曰貴則近禍富多不仁寄迹於此以養吾真善大雅之知言信芻蕘之可詢既而交加積累高下均瘠轟若并幹疊似龍鱗避沈泉而無浸先曲突以斯陳苟知防患之術終無焦爛之賓嗟長孺之昧道常踰此而求伸雖後來之高處亦居上之先焚使薪為能言之物豈容入爨而揚芬未若生幽崖之側糾芳桂之輪不



近野田之燒免罹匠者之斤身蒙雪以終歲齊天年於大椿

燔薪賦

張文潛

歲暮苦寒烈風不休先生家貧衣無重裘讀書夜闌爐灰已灰先生瑟縮淒然不怡顧謂童子與薪皆來童子曰是薪也陳之壁間自春徂冬風日所燻埃塵所蒙固潘液之乾竭枵外稿而中空唯利從燔無所獻功與火相得赫然大烘堅枿勁節久而後燃後羣枯而效我及焚焚而不烟於是先生欣然環坐皆喜或裸股出足或引手張臂窮谷蕭條薪炭如土蓄取之而不踴顧此樂之甚富又何必琴材修直獸形攫搏漢壁之椒效暖魏宮之金辟寒誰知空山寒夜之叟敢傲温於狐貉之前今供上方炭率斷成琴材

律詩

田園雜興

范至能

梢拙無煙雪夜長地爐煨酒煖如湯莫負老婦無盤飣笑指灰中芋栗香

炭

羣書考語炭燒木也說文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

周禮季秋乃命伐薪為炭月令

詩倚爐不覺暖熾炭屢以添韓暗火埋濕炭坡陋邦病且貧數米銖稱炭坡薄飯午不羹空爐夜無炭荆公竹鷄呼我出華昏起滅篝煙擁燎爐荆公撥盡寒爐一夜灰呂蒙正



古今事實

身墮爐炭

邾子在門臺臨庭間以瓶水沃庭邾子望見之怒聞曰夷射姑旒便也焉命執之弗得怒自投于床沸墮也于鑪炭爛遂卒左

吞炭為啞見刺客門

屑炭作獸

晉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從弟性豪侈洛下少林木炭貴如粟琇乃擣小炭為屑以物和之作獸形後何劭之徒共集乃以濕洒火焚猛獸皆開口向入赫赫然諸豪貴皆效之語林

屑炭塑鳳

揚國忠以炭屑塑成雙鳳開元遺事

作炭岸崩見命門

石炭

豐城萍鄉二縣皆產石炭於山間掘土黑色可燃有火而無焰作硫黃氣既銷則成白灰

古今文集

雜著

炭頌

范至能

予病衰大冬非附火不暖既銘被爐又作炭頌  
燔木不灰化為精堅是裏至陽維火之傳雪羶六虛冰塞九淵  
環堵之室天不能寒有赫神物幹流化甄尺壁寸珠罔功汗顏



身文苑身錄集 卷之十八 二十七  
我維德之莫之名言既燠既安與之窮年

古詩

買炭

蘇子由

苦寒擦痛骨絲纒莫能禦折薪燎枯竹勃鬱煙充宇西山古松  
樨材大招片斧根槎委溪谷龍伏熊虎踞挑挾靡遺餘陶穴付  
一炬積火變深鷲牙角猶忿怒老翁睡破氈正晝出無餐白錢  
不滿籃一坐幸至莫御爐歲增貢圍直中常度間閭不敢售根  
節姑付汝升平百年後地方已難富知窋不知喬俛首欲誰訴  
百物今盡歟昔惟一炭故我老或不及預為子孫懼

答友人贈炭

孟郊

青山白屋有仁人贈炭價重雙烏銀駟却坐上千重凍燒出爐

中一片春吹霞弄日光不定暖得曲身成直身

賣炭翁 苦宮市也

白居易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  
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  
賤願天寒夜來城外二尺雪曉駕炭車輾水轍牛困人饑日已  
高市南門外泥中歇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  
文書口稱敕迴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千餘斤官使駟將惜不  
得半疋紅紗一丈綾繫向牛頭充炭直

雪晚舟中生火

楊廷秀

烏銀見火生綠霧便當水沉一濃炬却因斷續更氤氳散作霏  
微緩袍袴浪更霧霧吐紅光炯如雲表升扶桑陽春和日曛滿



室蒼顏渥丹疑醉鄉。忽然火冷霧亦滅。只見紅爐堆白雪。窗外  
雪深三尺強。愁裏雪深一寸香。烏銀玉質金石聲。見火忽學爆  
竹鳴。腦脹臍久不停。白日坐上飛繁星。不知何怒泄不平。不  
知何喜唧唧吟。待渠自靜勿與爭。切莫惜箸怒復生。到渠絨口  
兩耳熱。銅瓶在旁却饒舌。

彭城舊無石炭。元豐元年十一月始遣人訪於州之  
西南白木鎮之北。以治鐵作兵犀利勝常。

蘇子瞻

君不見前年雨雪行人斷。城中居民風裂骨。温菘半束抱衾裯。  
日暮敲門無處換。豈料山中有遺寶。磊落如醫萬車炭。流膏迸  
乳無人知。陣陣腥風自吹散。根苗一發浩無際。萬人鼓舞千人

我風潑水愈光明。樂玉流金是精悍。南山栗林漸可息。北山  
頑礦何勞鍛。為君鑄作百鍊刀。要斬長鯨為萬段。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十八終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十八

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十九

-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朝服部

朝服 幘頭 袍 笏 腰帶 靴

羣書要語豈曰無衣七兮不知子之衣安且吉兮晉風或錫之  
 盤帶終朝三褫之易束帶立於朝朝服而立於阼階語十摺  
 紳插笏於紳紳太帶也前郊祀志笏者臣有致命及所啟白則  
 書其上備忽忘也釋名古者貴賤皆執玉書君上之政令有事  
 則摺之於腰帶中輿服雜事將適公所史進象笏書對命也



禮記

**詩句** 春草隨青袍杜詩成得繡袍 杜淋漓官錦袍坡不踏金門  
著戰袍山谷 五十佩銀章李內分金帶赤 杜玉帶懸金魚韓帶  
垂蒼玉佩韓 魚綴白金隨步躍鶻銜紅綬遶身飛 白樂天

**古今事實**

僕頭詳見後古今文集注

賜紫袍龜帶

狄仁傑轉幽州都督武后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

半臂

隋大業中內官多服半臂即今之長褰也漢官亦服之唐高祖

減為半臂內官服者無脊縫今為禮服炙載子

汗衫

燕朝衣冕有白紗中單有明衣皆汗衫之象以行祭接神至漢與項羽交戰汗透中單改名汗衫貴賤通服炙載子

紗公服

一朝士五月起居衣紗公服為臺官所糾二司使包拯亦衣紗公服 閣門使白易之詰曰有何條例答曰不見舊例口見至尊御此耳乃易之雜志

不耻緼袍以下係袍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欤  
綈袍戀戀諸色袍並附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十九

禮

禮記



須賈入秦見范雎曰范叔一寒如此哉解綈袍以賜之

奪錦袍

宋之問獻詩武后奪東方虬錦袍以賜之

笏擊姦臣見燕飲門以下係笏

笏擊朱泚

朱泚欲僭位段秀實勃然起執源休腕奪象笏奮而前唾泚而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額流血被面匍匐走秀實遂遇害段秀實傳

一榻置笏

崔琳每歲時宴于家以二榻置笏重積其上

還笏正歸

褚遂良諫立昭儀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正歸田里

故笏甘棠

詔問魏謚家書詔頗有存者五世孫暮對惟故笏在帝曰此笏乃今之甘棠

笏囊

唐故事措笏於帶而乘馬張九齡體羸使人持之因置笏囊

書事于笏

余公靖奏使入辭書所奏事于笏各用一字為目上顧見之問其所書者何靖以實對上指其字一一問之盡而後已

善相笏



李參軍善相笏休咎呼為李相笏又有龍復本者無目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南部新書

笏擊僕死

晏元獻坐以笏擊死僕隸出守南京詩話

始用手版以下係手版

應仲遠云昔荆軻逐秦王其後謂者持匕首以備不虞從此侍官皆執刀劔漢高祖偃武修文始制以手板代焉故仲長子曰笏以書君教令記善刺過今之持手板以象焉輿服雜事

倒執手版

桓温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謝安王坦之欲於坐害之既見温坦之汗流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温曰安聞天下

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温笑曰正自不能爾

以手版擊

晉記王敦以温嶠為丹陽尹嶠內欲離敦而外飾讓錢鳳覺之未言嶠知將間已因敦公坐強鳳酒不肯飲嶠以手板擊鳳

手版拄頰

王徽之為桓冲參軍冲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板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本傳

萬釘寶帶以下係帶

上賜楊素萬釘寶帶本傳

賜黃銀帶

唐杜如晦卒後太宗賜房玄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



獨見公泣然流涕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為帶遣送其家

賜通天御帶

唐裴度討蔡憲宗御通化門臨送賜通天御帶唐鄭注帥鳳翔

文宗亦賜通天御帶

賜帶寓規

唐張文瓘為并州參軍時長史李勣入朝文瓘與屬僚二人皆  
餞勣贈一人佩刀玉帶而不及文瓘勣曰子無為嫌若某猶豫  
小決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某放誕少檢故贈以帶俾其守約  
束子才無施不可焉用贈

還玉帶獲報

見相門陰德敘見注

賜通天犀帶

唐馬植為相神策中尉馬元贇為直學龍信賜通天犀帶植與  
元贇素善至通昭穆元贇以賜帶遺之他日對便殿帝識其帶  
詰之植震恐言狀坐貶常州

賜于闐玉帶

李靖五代孫彥芳其舊物有靖破蕭銑時于闐玉帶

獻寶鈿金帶

統葉護可汗獻萬金寶鈿金帶大厥傳

不買玉帶

王文正公自有負玉帶者持以及門弟因呈公公曰如何弟曰  
甚佳公命繫之遂見佳不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玉名石也  
繫之得不重乎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也我腰間不稱



此物亟還之故平生所服止於賜帶名臣遺事

還寶帶獲報見陰報門

腰下幾時黃見貴門

盜取玉帶見度皇門

力士脫鞵係鞵門

唐李白供奉翰林嘗侍玄宗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恥之摘其詩激楊貴妃帝欲官官曰輒為妃沮止

古今文集

雜著

幞頭始末

上古被髮服皮二代即有衣冠皆列品命無敢感貶首之服以

三尺皂緇裹髮各折上巾後周武帝裁為四脚各服頭但空裹髮而已隋太業中着巾子以桐木為之內外省漆又賜百僚絲葛巾子呼為高頭樣自後有華昭樣僕射樣馬周上議裹頭左右各三摺象三才重繫前脚法二儀詔從之多載子

四脚幞頭

幞頭古以皂羅三尺裹頭巾後周為四脚增類說

幞頭所起

問幞頭所起曰亦不知所起但諸家小說中班駁時見一一如王彥輔塵史猶畧言之其少時尚見唐時小說極多今皆不復存矣唐人幞頭初止以紗為之後以其軟遂斫木作一山字在前襯起名曰軍容頭其說以為起於魚朝恩一時人爭效之士



大夫欲為僕頭則曰為我所一軍容頭來及朝恩被誅人以爲語識其先僕頭四角有脚兩脚係向前兩脚係向後後來遂橫兩脚以鐵綿張之然惟人主得裹此世所畫唐明皇已裹兩脚者但比今甚短後來藩鎮遂亦借用想得士大夫因此亦皆用之但不知幾時展得如此長五代時猶是惟人君得裹兩脚者然皆莫可考也桐木山子相承用之至于宋朝遂易以藤織者而以紗貫之近時方易以漆紗管見南溪沙漠士大夫家尚收得上世所藏僕頭猶是藤織坏子唐製又有兩脚上下者亦莫可曉 朱語錄

僕頭有脚

僕頭本是偃脚垂下要束得緊今却做長脚問橫渠說唐莊宗

取伶官僕頭帶之後遂成例曰不是如此莊宗在位亦未能便化風俗等是伶人所帶士大夫亦未肯帶之見畫本唐明皇已帶長脚僕頭或云藩鎮僭禮為之後遂為此樣或云乃是唐宦官要得常似新樣故以鐵線插帶中又恐壞其帶以桐木為一僕頭骨子常令僕頭高起如新謂之軍容頭後來士大夫學之令匠人為我所箇軍容頭來蓋以木為之故謂之所及唐末宦者之禍人皆以此為識王彥輔塵史說得有來歷恐是如此後來覺得不安到宋時又以藤做骨子以紗糊其上後又覺見不安到仁宗時方以漆紗為之 朱語錄

朝服本戎服

今之朝服乃戎服蓋自隋煬帝數出幸因令百官以戎服從



品紫次朱次青皂靴乃馬鞋也後世循襲遂為朝服然唐人朝服猶著禮服幘頭圓頂軟脚今之吏人所冠者是也幘頂帽乃隱士之冠京師士人行道間猶著衫帽至渡江戎馬乃變為白涼衫紹興二十年間士人猶是白涼衫至後來軍興又變為紫衫皆戎服也 朱語錄

服色借賜

服色凡言賜者謂於官品未合服而特賜也故職事官服紫雖侍從以上官未當其品亦皆言賜若官當其品雖非侍從如磨勘告便不帶賜矣告不帶賜則亦不當入衙近見士大夫有誤以賜為正服之名雖官及品而銜猶公書言賜此不惟不知所應服亦自讀其告不審也 却掃編

笏本記事

今官員執笏最無道理笏者只在君前詔事心事多須以紙粘笏上記其頭緒或在君前不可以手指入物使用笏指之此笏常只插在腰間不執在手中去子攝齊升堂何曾手中有笏攝者是畏謹恐上階時踏着裳有顛仆之患執圭者自是暫見之物只是捧至君前不是如執笏所以天子執圭鞠躬足縮縮如

服色帶魚之異

唐傳游藝以期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言其速也至宋惟綠緋紫三等而紫袍者除武臣外文官之制其別有六庶僚與角帶佩金魚未至侍從而特賜帶者為荔枝五



子不佩魚中書舍人諫議待制權侍郎紅鞋黑犀帶佩魚權尚書御史中丞資政端明殿閣學士直學士正侍郎給事中金御仙花帶不佩魚謂之橫金翰林學士以上正尚書御仙帶佩魚謂之重金執政官宰相方團毬文帶俗謂之笏頭者是也其叙如此若猛進獵得者則不然紹興中宋樸自待御史遷中丞施鉅自中書檢正鄭仲熊自右正言並遷權侍郎二人皆受告日身服以正謝日拜執政樸以緋仲熊以綠服紫之次日而賜毬文帶蓋侍從以下俟正謝乃易帶而執政命纔下即遣中使齎賜遂服之而赴都堂供職可謂捷疾矣

隔借帶借

凡知州軍通判提點刑獄轉運判官知二京赤縣皆借緋知州

提點刑獄自服緋者仍借紫轉運使副知節鎮州雖不服緋亦借紫謂之隔借自節鎮轉運副使改授列郡亦借紫謂之帶借中間嘗歷他官則否却掃編

借服皆佩魚

舊制借服不佩魚故繫銜上稱借紫借緋政和中主詔延康始建請借服皆佩魚如賜者從之然差勅止仍舊云可特差某職者仍借緋或借紫而已而其後繫銜者多自稱借紫金魚袋若借緋魚袋然終無所據也却掃編

金帶品第

舊制執政以上始服毬文帶佩魚待從之臣止服遇仙帶世謂之橫金元豐官制始詔六曹尚書翰林學士並服遇仙帶佩魚



故東坡謝翰林學士表曰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蓋謂是也然武臣節度使班翰林學士上六曹尚書下至今止橫金迨拜太尉則毬文佩魚蓋恩禮視執政故也却掃編

金帶品第

元豐官制侍從官給事以上乃服金帶中書舍人以下皇帶佩魚與庶官等太觀間始詔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待制皆許服紅鞋屣帶佩魚建炎間復置權六曹侍郎亦如之却掃編

秦唐革帶

腰帶蓋以革帶而為之反插垂頭秦二世始名腰帶唐初詔令嚮下插垂頭名捷尾取下順之義一品至三品金鈿四品六品花犀魚鈿七品九品銀鈿庶人鐵鈿炙轂子

魚袋

魚袋古之箠袋魏文帝易以龜袋取其先知歸順之義唐改以魚袋取其合魚符之義自二品至六品以下皆佩唐初鄉大夫歿追取魚袋永徽中勅生卒在官用為褒飾二歿追收情所不忍五品以下二歿隨身魚袋不追炙轂子

金鈿

太宗皇帝曰玉不離石犀不離角可貴者惟金創為金鈿以賜羣臣方團球路賜兩府御仙花賜學士以上今俗為毬路為笏頭為御仙花為荔枝歸田錄

靴本胡服

釋名曰本胡服趙武靈王所作實錄曰胡履也趙武靈王好胡



服常短靴以黃皮為之後漸以長靴軍戎通服唐馬周以麻為之殺其鞣加以靴氈開元中裴叔通以羊為之隱麋加以帶子裴東筆讀曰比齊全用胡服長靴靴也續事始曰故事胡虜之服不許着入殿省至馬周加飾乃許也紀原

初授祕監賜金紫 白樂天

紫袍新祕監白首舊書生鬢雪人間壽腰金世上榮

喜劉蘇州恩賜金紫 白樂天

魚佩喜鱗光照地鶻銜瑞帶勢冲天莫嫌鬢上些些白金紫由來稱長年

賀行簡賜章服 白樂天

吾年五十加朝散爾亦今年賜服章齒髮恰同知命歲官銜俱是客曹郎榮傳錦帳花聯彩動緋袍鴈趁行緋多以鴈銜瑞羽為之也太抵著緋宜老大莫嫌秋髮數莖霜

跋澹菴先生繳張欽夫賜章服答詔

楊庭秀

平生師友兩相知苦為君王惜一衣刺口爭來爭不得青蠅猶傍太陽飛

紫綬當時賜兩人一為孔臯一名臣老韓不要令同傳誰會先生此意真是時欽夫與一吳氏同日賜命獨繳欽夫

雜著 以下係笏



衛公故笏記

韋端符

二年冬端符於三原令坐中揖其羣官有客曰某亦李謂端符曰是衛公之冑也其家傳賜書與他服器十餘物者訖譙端符即承居為客謂承延入就次端符因跪請曰籍君僕射公之嗣固願見僕射公之列之多其事辭雖史記或闕略具天下耳舌矣聞君世傳文帝詔與公服物者願得以觀承慘慘曰諾即其家偃僂躡步奉賜書一函他物一器出發視有玉帶一首末為玉十有二方者七挫兩隅者六每綴環焉為附而固者以金丞日傳云環者列佩用也玉之粹者若含怡然澤者若渙釋然公擒蕭銑時高祖所賜于闐獻二帶其一素錦袍一其襟袂促小裁制絕巧容光爛爛如波旁出紫文綾襖一促製小袖如袍其

為文林樹於上其下有馳馬射者又雜為俊猊虎羆麋駝者靴袴一往來為鈎屬鏤銀文疑非華人所為也自始傳于今莫能名其物象笏一差狹不類今笏者佩筆一奇木為管鞞刻飾以金別為金環以限難其間鞞者大鏡二大觶一小觶一竿囊一椰盃一蓋嘗佩於玉帶環者十三物二其五有存者八大帝為兒時與公子某年上下文帝命居宮中侍吾兒戲即賜以皇子服物黃綾袍皆為龍鸞文素錦襖絳五采為花若鳥者素錦半袖小笏皆緻巧功良今之工為不能也文帝賜書二十通多言征討事厚勞苦信必威賞而已其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理也暨公疾親詔者數四其一曰有晝夜視公病大老嫗令一人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丞曰權文公視此詔常泣曰君臣之



際乃如是耶。端符既畢，觀中若有物擊，刺其心者。於玉帶見遠方致物而上不專，有以賜有功也。於文錦衆物見其時之工志，幼不志靡也。於賜公子以皇子衣服，見視臣如友而猶見也。於詔征討見擇將材付將職也。上嘗不曲制其事，旁他可動，或於公問公疾見上，答視公如家人之視子姪也。公之勞烈如是，其大固有以感之，獨推其運吾不信也。丞日子觀吾故物，異他人之觀，一似動色隱心者。於霜雪變時，每閱省是物，人雅謂子工文辭，幸為記，吾得觀以慰吾慕思也。故日記衛公故物。

文貞公笏銘并序

孫樵

大中六年詔出文貞公笏歸其孫丞相謨，孫樵請銘其笏曰：靈牙薦角比于獻骨，合以憤列在公為笏，怒虎可唾，笏不可挫。

太華可裂，笏不可折，狂天不久，指日不食，標儀條臆，起鯁開言，噫諫舌切切，上磨帝缺，不迭不拂，笏則公笏，緊拱折列，諍哀，膠榮領餗，下偷上悞，非公之節，孰為公笏。

擊蛇笏銘并序 見剛正門

相手版經

相手板法出蕭何，或曰四皓初出，殆不行世，東方朔見而善之，曰：此非庸人所至，魏司空陳長史見此書，歎伏以示許士宗，韋仲將管輅而推歎，郭景純以夜兼書方得其妙理，相手板取五行，尋四時定八節，明二十四氣，百不失一，板長一尺五寸，廣一寸五分，上狹而薄，下廣而厚，八角十二芒，並欲端平，板形皆完淨，板函少吉多者，可用吉少凶多者，不可用，服也，舊用白直檀。



刺榆桑柘四材也當令理直從上至下直如絃不得出邊絕理  
板頭是君座板頭有橫理與君共事必不得終分板作四分上  
一分爲二親左爲父右爲母第二分都爲婦第三分左爲男右  
爲女第四分左爲奴右爲婢婢之下畔方留爲田宅財物牛馬  
猪羊鷄犬之屬以五行十二時分若其處崩毀傷踏破裂弔節  
陷穿兆隨所主而應焉 初學記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505876